



责任编辑：朱浩 美术编辑：黄涓涓 校对：张琳  
2023年2月19日 星期日 1  
22595776

诗歌

春，在涌动  
(外二首)

过德文

坡岸上，阳光总是让人喜欢  
年味慢慢地被流水冲淡  
横枝斜影，一枝风情  
春，在涌动  
我的山水，我的城市  
我用目光写意世间烟火  
目睹的都是一派祥和  
谁在唤醒风铃尘梦  
清晰的城市轮廓线上  
那是我构思了已久的心事  
不问风，我把整个世界交给你  
替我问候等待春天的红尘

## 2023，种下我的冰糖柑

清晨，我在一首  
很美很美的诗里醒来  
你好，2023撞了个满怀  
跟随晨光的指引，果园里  
在挖好的洞内施一些有机肥  
用心，种下我的冰糖柑  
培上土，绑一根小棍子扶着小苗  
小心翼翼浇点水，然后  
许个没有多大理想的平凡心愿  
刚刚好，你看  
疼痛的枝丫上，每片叶片  
都朝光亮的方向。美好盼望里  
远处是诗意，近处才是生活  
你听，春天在不远处呢喃  
就连风都是好甜的味道  
天空的小鸟，脚下的云彩  
袅袅炊烟，一切都是这么欢快  
让时间去面壁吧，相信明天  
愿生活始终留一缕微笑，清香  
以及丝丝念想……

## 青龙湾的早春

隔窗听雨  
我不说你也明白  
满城烟雨放不流年  
谁知道是冷是暖  
青龙湾那一树含苞的桃枝  
傍水依山，临风而立  
麻雀飞来飞去  
忙着传递那羞羞的小心事  
光影在深处呼呼作响  
看着就有诗意  
你若来读  
我就再添一把新鲜的炉火  
让她吐露真情  
青龙湾不大  
就装了半个人世间  
让我写下来这藏不住的秘密  
覆盖着层林，原野和凉水青山  
春色正整装待发  
看我，如何把你揽入怀中

## 迎春花

莫光书

我手机上这个名叫“识花君”的，可以准确无误辨识花卉的程序，是朋友老刘给我下载的。熟练掌握了它的功能之后，我不仅知道了更多花卉的芳名，还知道了她们的不少特性。这对于喜欢花卉的我来说，无异于有了个好帮手。

有一年三月，几位朋友相邀去郊外公园踏春。刚到公园门口，就看见瀑布般一挂挂、一帘帘绿色藤蔓上缀满串串金闪闪、黄澄澄的小花朵。她们似乎在排队欢迎我们的到来，每朵花儿都笑盈盈、乐哈哈的。看着让人赏心悦目，心暖如春。

“她是什么花？”有人问。

“小黄花。”有人答。

“她就是小黄花？”我一惊。在这之前，我从网上读到过一篇写小黄花的美文，并对小黄花的大胸怀一直感动着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很想认识认识小黄花，没想到她今天竟然就在我的眼前。兴头上，我想把她定格在手机中慢慢欣赏。也在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的瞬间，又冒出了一个问号：“她真的是小黄花吗？”带着质疑，我请教了识花君。结果，手机屏幕上显现出了三个醒目的大字：“迎春花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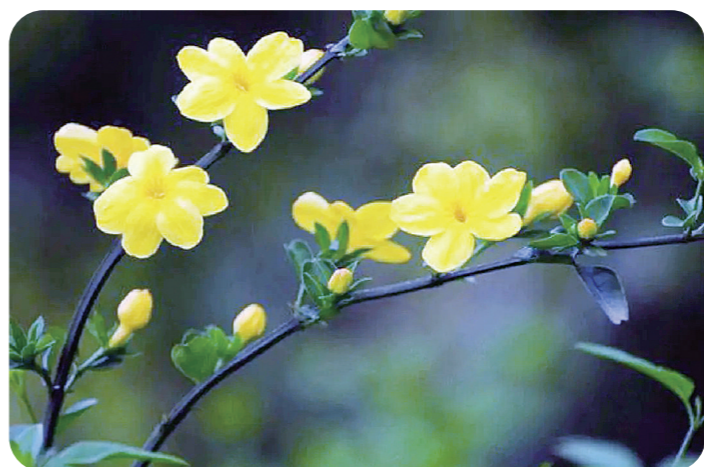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迎春花？”我顿时有些糊涂了。多年前，我们住家附近的菜园子旁边，每年春天都要盛开一地叶片和叶茎都跟牙齿差不多的小花朵。关于她叫什么花名的问题，众说不一，有人说叫太阳花。有人说叫金银果。有老人一锤定音：迎春花。当时，我比较认同老人的观点。因为老人历经沧桑，见多识广就不说了，那黄白相间的花儿一听就着春雷炸响，便大鸣大放，一片灿烂的特征，就足以说明一切。“可是，眼前这花儿怎么也叫迎春花呢？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应该是一

个寒风萧萧的冬天，我在游览明月湖的时候，见湖畔有不少层层叠叠，外形相同而颜色各异的花儿，她与周围嫣红的洋彩雀、水红的野罂粟和紫红的羽衣甘蓝比起来，显得特别俏丽，特别炫目。凝视她们，便有一股暖洋洋的、春天般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“她是什么花，如此娇艳耀眼？”识花君告诉我，她是迎春花。“怎么又是迎春花？”面对一个又一个重复的花名，疑惑之中我启动了百度，并查阅了《植物大词典》。原来，迎春花不只一种，还有探春、连翘、红素馨和石海椒等等。但是，根据迎春花的特点和我的仔细观察，我认为：把山玉兰、贴梗海棠和美人梅誉为迎春花似乎更恰当一些。因为樱花、山杏、美人蕉还在睡觉的立春前后，山玉兰还没有来得及吐翠，就身披霜雪，迫不及待地含苞欲放了；腊月里，那腊肉香肠一挂，烟花鞭炮一放，贴梗海棠似乎嗅到了春的味道，她立即浓妆艳抹，捷足先登，与红灯笼、红气球、中国结一起，欢天喜地地迎接春节的到来；美人梅更热情大方，春意盎然，春风一吹，她就兴奋了，燃烧了，火红了，热烈了。毫无疑问，是山玉兰、贴梗海棠和美人梅率先唤醒了冬天，点燃了春天。所以，称她们是迎春花才当之无愧。

世界上有花几千万，人们为什么喜欢把如此多的花儿尊称为迎春花呢？为什么对迎春花倍加赞誉？我想，不是因为她们有妩媚动人的外貌，也不是因为她们绽放于冬春之交的美好时节，更不是她们有积极报春的热情。而是她们有不惧严寒的顽强意志，有喜迎新春的乐观主义精神。迎春花如此，人又何尝不是一样，你面对坎坷，不屈不挠，也能赢得满园春色。



## 出门都是看花人

王永清

春天是一场花的多彩盛宴，不经意间花都开了。

前天王胖子电话邀我回老家看梅。回去才发现梅花远没有他描述的那般繁茂，梅开得不多，疏疏落落，清影浮动。其实我并不后悔这时回乡看梅，梅全开固然好，明晃晃地撒满枝头，花色纷呈，俏丽动人。半开也有半开的好，轻轻瘦瘦的更体现出梅的孤峭、清绝之趣。

看见王胖子，他正靠在一株老梅下打呼噜。我摇醒他，他说他做了个梦，梦见大雪天里骑驴寻梅，还折了一枝红艳艳的梅，插在花瓶里。我笑他做梦都风雅，文艺范儿满格。他说这还不够，非要拉我在梅下饮酒，还得醉，说醉里看花，更有意境。

春天看花，绕不过油菜花。山青，水软。金灿灿的油菜花幕天席地，如锦如绣，肆无忌惮地张扬着美丽，把春天铺展得妩媚而有诗意。田野里有了追赶花期的养蜂人，养蜂人也很忙，让一只只蜜蜂踩着春天的节拍在花海里翩翩起舞。爱旅行的老李在他朋友圈里晒图片：蓝悠悠的天空下，明艳艳的油菜花如链似带，与粉黛黛瓦的民居互为映衬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春风里，邂逅梨花，是一种浪漫。那次我和张三将车停在山脚下，沿着民宿石子路徒步前行。沿途的梨花开得茂盛密集，宛如霜飞雪落，浩瀚成海。偶遇

有奖征文

## 让生命有力

谭圣林

确实，加班熬夜，经常两餐饭拖到一餐吃，空腹煎熬是常态，而且这么多年来居然没有腾出时间去做一次基本的体检，把浑身的精气神甚至血和肉透支得所剩无几。

经过唐才喜肝胆专家外科团队一周的初步诊疗，林哥的部分肝功能指标得到了有效扭转，但唐才喜也深知，林哥已经无力回天，错过了动手术和做放疗的时机，之后能够维持的生命可能只有三四个小时。

当全家陷入焦虑甚至恐慌中时，唐才喜说，“这样吧，我们找全国肝胆胰外科的‘老大哥’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会诊一下，他们那里有最权威的肝胆胰外科专家团队。”他当即打电话联系妥当，又郑重交代，“你们做家属的，一方面要坚持精细化护理，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准备后事了……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很难，但也不得不接受啊……”这一句提醒，有点残酷，但也让我们不得不从悲痛中扭转过来。

我望着躺在病床上还不停地打电话到办公室交代工作、给乡下年已八旬的父母报平安的林哥，哪里愿意相信他的生命余额即将清零。但我们还得面对现实，逐一考虑寿棺寿衣甚至墓地葬礼等事宜。

躲不开的生死离别，无法逆转。看得见的关怀，不只是药物，还有陪伴。

“在单位，他是领头人。在家里，他是顶梁柱。最后的这几个月里，除了保守地输入药水，更重要的是输入亲情。”唐才喜叮嘱我们。

虽然我们一直未直接告诉林哥诊断结果，但他从突然增多来院院看望的领导同事、亲戚朋友、乡里乡亲，偶尔从走廊上传来嫂子和妹妹隐约的抽泣，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病情不是胃腺囊腺炎那么回事了。那天上午服完药，他竟靠在床背上发呆，像个受伤的孩子，暗自流泪。

刚刚了手术台来探望的唐才喜目睹这一幕，佯装若无其事地一挥手，对他说：“一个鸡蛋样的小肿瘤，怎么可能吓得到你一个政

法委书记嘛，拿出你搞政法搞扶贫啃硬骨头的劲头，干掉他！”

林哥眼睛一亮，继而轻声问：“唐教授，那我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回去上班？”

“你是操劳过度，导致体检指标有些异常。到上海去休养一段时间吧，那边技术条件好些。调养后指标降下来，后面就好办了。”唐才喜握住林哥的手，为他送行，也是加油助力，“我也晓得，你在一线工作辛苦了，这次就当是去上海散散心吧。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沈伟峰教授会亲自接待你。”

虽然上海的医疗条件更好，但林哥的肝脏已经恶化得如同树上老化风化的秋果，一触即碎，随时可能导致大出血。靶向化疗、免疫疗法，对他来说，也只是最后收效甚微的无奈之举。

病魔实在太可怕了，一个曾经沧海桑田历经酷暑雪霜的七尺男儿，就这样一点点地被蚕食，只剩下根根凹凸不平的硬骨头。

尽管如此，林哥却反过来安慰前来看望他的人：“病魔无非就是几只蚊子，我被咬了几口而已。医生用药，我自己用力，可以制伏它的。”他用唐才喜的话，尽力为自己最后的光亮充电，充一点用一点。

4个月后，林哥双拳紧握，闭上了双眼。直到临终，从没有人提及过癌症的字眼。也许他心如止水，刻意佯装坦然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一瓶瓶苦涩的药丸，无法击溃病魔，而唐才喜话语间传递的亲和力与支撑力，却给了他一颗好好活着的定心丸，让他走得淡定，也让失去至亲的我们留下最后的温暖。

茫茫人海中，有人的脚步太快，灵魂来不及重生。但医者在他们生命谢幕前的鼓舞和安慰，让疲惫的灵魂安息，更是患者的仁心。

安息吧，林哥；谢谢你，唐医生。



## 再上明月山

罗祖国

草泥泞，湖里湖塘，在贫穷闭塞的山民眼里，闪着冷漠与木讷……眼前，山间散落的人家已都是白墙红瓦的二层楼房，水泥道路蜿蜒，通向各家各户。田地里的菜畦，片片的鱼池点缀，竹林，油茶林遍布山间。

路人告诉我说：近年在上级政府的扶持下，特别是精准扶贫的大潮下，推行产业扶贫，建立村生态绿色食品合作社，这些都是原料产地，因此空气好，少污染，产品颇受市场欢迎，社员收益也高。先前，中青年外出打工，现今很多人回来投资发展本地产业，才有了今日的面貌。

抬头望，明月山近在眼前。最高峰曰：高峰，海拔860米，是城区的最高的山峰。三十年前，我曾登过峰顶。在本地人的带领下，自山脚沿山路上攀登山体，砂石的小路尺许宽，绕着山体，越坡过坎，在密布的柴草间穿行，沿途少有高大的树木和森林，偶遇缓坡，可见的层层梯田和菜畦。上登约一小时，越过一个凸起的山坳，陡然发现前面山坡有人家，再往里，上上下的散落十多户人家。向导告诉我，这里是半山腰，李家村的一个村民小组，曰：高峰组，十多户人家，近百人。在我好奇的询问下，同行的人说：这里没有学校、医院和商店，村民以山里的产出过活，必要所需才下山采购，很少有人下山。从一户人家的前坪路过，狗吠鸡飞，一片的茅草房，屋檐高不过三米，前坪是遍地的黑色泥泞，不忍让人踏足，有一老者驻足凝视，默不作声，露出惊讶的神情。正当我伤感于这里人们的生存状态时，路边的小溪里潺潺流水声扰动了我的思绪。眼前，一个石头垒砌的水潭，潭水清冽见底，用手掌一舀，提向嘴里，那种清凉爽快的味道无以言表。同

行人告诉我说：因为这股山泉水，终年不绝，才使得这里的人家有生存的条件。抬头仰望，高峰山顶似乎就在眼前，同行的人提示说：别看这么近，到山顶还远着呢。向上攀行，路况比来路更窄，几乎没有路，密集的柴草不高不粗，扫着我们的裤腿，越攀越艰难，向导见状，说：这来的人太少，我们走的是“野鸡路”，不过再往上，会好点。果然，往上，柴草越来越矮小稀疏，已然完全没有路的痕迹，但显得可走的路多起来，只要看清山脊的方向，便可自发送路。

几近正午，终于到达山顶。山顶了无树木柴草，是光秃秃的砂石土包，散落着数根灰黑色的麻石条，上面长着暗绿色的苔藓，长约1.2到1.5米，宽约0.3米，厚约0.2米，除此而外了无其他，与同行人的合力搬动石条，试图寻找文字遗迹，但毫无所得，仅留下一个不解之谜，给人疑惑和猜想。失落之余，起身而立山巅，陡生豪情。极目远眺，东南方，山间田垄，河流蜿蜒，农家散居；东北方，开阔的原野，金黄的稻田，远山朦胧；西北方，群山叠嶂，青翠碧绿，像一片绿色的海洋，无边无际。向导用手指示说：这边是醴陵，这边是攸县、茶陵县，这边是原株洲县（现渌口区）。这高峰山的山坡也分别属于三县地界，是三县的交接处。

明月山是三县交界处，也是三向分水岭，但三向的地貌景观差异颇大。此地地为明月山的西坡，山高林密，人烟稀疏，颇有山区之感，因距醴陵和攸县不远，人们登山而行，互通有无，交际颇多。这山的人们历来喜迎外来客，如今更是大方朴实，笑谈可鞠，方言里，二成醴陵腔，三成攸县腔，五成株洲腔，是典型的“夹山腔”，常因腔腔北调而让人忍俊不禁，但很好，能自如的与周边人们交际。

回程，我在车窗里作别高峰山，四望山乡景致欣幸着，这山乡新时代变迁；祝福着，这山下的人们。

游记

过了桐梓桥(编者注：位于深口区龙门镇)，是一条原始小街。这里百来户人家聚居，南边是一座大山，山脚下是一排的民居，外则也是一排的民居，中间是麻石铺就的街面，依地势错落婉转，长约一华里有余。这小街的东西向是山岭叠嶂的山区，西向是阡陌交错的旷野。小街犹如一个关节，衔接着山里山外，是人们往来要冲，是货物交易集散地。桐梓小街在本地颇有知名度，是这十里八乡最繁华的存在。小街的北面外则是东西向的无名小河，桐梓桥跨河而过，小河上溯约30公里是源头，即是明月山的山脚上，下流经较大的田垄即两个乡镇注入湘江。这无名小河水量不大，河底是色彩灰朴的鹅卵石，河水清冽见底，一溜一溜的在鹅卵石间滑过。

过了桐梓坪小街，车沿着无名小河边的水泥公路东向行驶。片刻，进入狭窄的山洞，两边陡然地山高林密，植被繁茂，片片的翠竹摇曳，团团的藤萝缠绕，遮天蔽日，这是三十年保护下来的生态林区。公路，依山傍水，婉转向上，外侧的路基的大多是石头垒砌，里侧是岩石山体凿出来的凹陷。车在山洞穿行，路面不宽，相向会车，会小有麻烦。车上的人们变得警觉起来，仿佛从嘈杂与喧闹的梦中醒来，整个心融入这绿色的清凉世界。

车在上溯缓缓行，峰回路转，拐弯抹角。越过两个大山坳，约莫走过二十多公里，出了一个小山坳。眼前，豁然开朗，伴随的小河两边出现了开阔的田垄，群山环绕着，白墙红瓦的民居傍山而立，散落在丛林间，隐约可见，很像课文里“桃花源”。这山里的开阔地，本地人称“团”，向上相邻的三个开阔地，俗称“三团”，依次曰：隆家团，贺家团，李家团，原为三个村。现如今，因村镇合并“三团”同属李家村地域。

沿公路继续上行不远，是山坳的尽头。眼前，群山高耸，无名小河已渐变为涓涓细流的小溪。我三十年前曾到过这里，低矮的茅屋举手可及，狭窄的道路杂

本版投稿邮箱  
420918118@qq.com